新華日報

本報改訂價目啟事

本報定價，曾經重新調整登報公告，現因篇幅縮小，定價亦不能不略有變動，定於二月一日起即照下列新價收費，至於舊定戶所定之報，自當照算補足，尚希各地讀者注意為幸！

新訂定價：

每份一角　每月二元一角　三月五元七角　半年一十元七角　全年二十元

菲律賓共產黨競選成績輝煌

派派伽省當選市長者八人，勞動人民正再接再厲，以圖消滅反動勢力。

（本報資料室三十日專電）馬尼剌訪員電稱：菲律賓最近舉行選舉中，社會黨（共產黨）所獲成績極佳。派派伽一省，共產黨當選市長者即有八人，比三年前增加五人。派派伽省共有二十一個市，現已有三分之一以上由共產黨任市長。而工人農民仍再接再厲，以期獲得更大成功，同時打倒反動省長之下台。派派伽省長勵行恐怖政治，故此次選舉有特殊意義。派派伽現已成為工人運動中心，因鄰近各省，其他省份選舉共產黨為市長者，在塔持克省有一人，在尼伐西省有兩人。

本報重要啟事

本報因…稿件過多，難於編排，若勉強維持原有篇幅，…讀者之雅望；因此，特定二月一日起改出一中張，諸希鑒諒是幸。

豫南敵圖打通平漢

某軍事家談豫鄂戰局

（中央社訊）敵軍一週來在豫南鄂北同時蠢動，似有互相呼應打通平漢路之企圖……

前線歸來之榮譽

渝各界昨歡迎日反戰工作隊

中航一貨機失事

由港飛渝遇暴雨

機師黃炳照等五人死難

英向美要求：

徹底封鎖軸心

泰越簽休戰條約

在日寇刀口下

日向荷印提種種要求

（中央社倫敦三十日合眾電）據荷蘭方面可靠消息：關於日本與荷印舉行之談判，日本已向荷印提出新要求……

美流學者

致電蔣委員長

關心我國團結抗戰

居里返國

對來華發表談話

望瞭解中國實況

荷印僑胞

捐大批款項

希特勒演說

今春起將進行潛艇戰

美國在警告美勿護送商輪

蘇德劃界條約

正式換文

蘇斯同日批准商約

（塔斯社莫斯科三十日電）關於蘇德邊界法定關係條約之批准及批准證件之交換，頃發表公報如次：「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與德國駐蘇大使舒倫堡，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在莫斯科交換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柏林簽立之邊界法定關係條約及所附議定書暨其他文書之批准證件。邊界法定關係條約，係以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蘇德所簽立之友好劃界條約為基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五日由蘇德雙方政府批准，已於同日發生效力」。

（塔斯社布拉的斯拉發三十日電）斯洛伐克國會今日批准蘇聯與斯洛伐克通商航務條約。

（塔斯社莫斯科三十日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今日批准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六日蘇聯與斯洛伐克簽立之通商航務條約。

威爾斯演說

促通過援英案

寇會通過特別軍費

議會商時局

（中央社香港三十一日電）據同盟社東京電：日本政府與大本營，昨日下午四時在首相官邸，舉行聯絡會議，就各種問題交換意見。出席者有近衛、平沼、松岡、東條、及川、杉山元、近藤信竹。

（中央社東京三十日路透）……十萬萬日圓（供作三三四月中國戰事之用）現已經兩院原案通過。

中央社啟正

國際

國內

簡訊

歷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余美文

現在是一九四一年的開始一九四一年的門檻，有着一大堆未曾發掘的日子在等待着我們。

我們感到歡欣？因為在這一大堆行將到來的日子裏，寄託着各人最高的理想和殷切的期望。

但我們又感到畏懼：因為不知道這個激水般的年光，會不會就在我們吃喝睡眠之間溜走，留給我們這一頁生活史的，只剩得空虛和幻滅。……

當然，我們渴望光明追求真理的青年，我們要迎接的只是光明和幸福的一九四一年（被略）

我們希望：一九四一年是「抗戰勝利年」，我們能夠正確的利用有利於我的國際形勢，集中全力，給予我們的民族敵人以最嚴重的打擊，而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中略一段）

當然，這些希望的實現，需要我們緊張的工作。（被略）

歷史並不是上帝所創造，而是千百萬人民大衆，用他們自己的手和腳所創造的。現在投身在革命鬥爭中的萬千青年，也正就是現代歷史的主要寫作者，我們每一個投身革命的青年，也同樣是現代歷史集體創作者的一份子：「我們不應該把自己看作遺世獨立的「超人」，以為可以揮魯陽之戈，挽落歷史的方向而行進。但我們也不必過低估計自己存在的意義，甘於自暴自棄。

對自己，對國家，對人類，我們都有一份應盡的歷史任務，每一個有志氣的青年，決不能卸卸於這種責任，而是踏着戰鬥的腳步挺身迎上前去（被略）

我們是渴望光明追求真理的戰士，我們要跨過重重障礙，沖破一切困難，向着放射着光亮的目標邁進！

朋友們，一九四一年將是人類歷史上最不平凡的一年，東方和西歐正同時燃燒起燎天烽火，將決不止於毀滅了無數個國家的版圖，而必須要更徹底的淘汰了地球上殘存的舊的世代。——當世紀的東西在革命的烽火裏化成灰燼，新時代的生命在燒化了的餘燼中不可遏止的勃興……

（被略）這已是臨盆前的陣痛，新生命轉瞬就將誕生。

我們有信心，有未來。咬緊牙關，立定腳跟，讓我們同心協力為完成抗戰大業而努力吧，一切為新中國新時代而戰鬥的朋友們！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我不願當亡國奴，不能打自己的伯叔和兄弟——

×月十八日，在×縣的一次伏擊戰中，在戰場上反正過來了幾個皇協軍，其中有一個在×治部住了一個多月，他與我很熟悉。×月×日，我們歡送他們回原來部隊中工作去，臨走時，他戀戀不捨的對我說：

「楊同志，我完全明白了，在敵人內部工作是很重要，不到三個月後，我一定可以領四五個皇協軍弟兄反正過來。」

我和他在×治部的一個多月中，我幾乎每天都與他見面，教他唱歌、識字，并且講解抗日的道理給他聽，與他漸漸熟悉以後，他對我完全不拘束了，什麼事情他都毫無顧忌的坦情的告訴我，每逢見了我便向我打招呼：

「喂！楊同志，談一談吧？」

有一天，在宣傳科的屋子裏，我們又開始長談了。我向他問：

「你為什麼要反正呢？怎樣反正過來的呢？」

他滔滔不絕的答覆：

「為什麼反正，還不是不願意受日本人的壓迫，不願意中國人打中國人。」

「有一天，一個日本軍官來對我們講演，他說：「當皇協軍是最光榮的，協助大日本皇軍作戰」。

但是，我一想，我是中國人，怎然能打自己的軍隊呢？假如要聽他們的那一套鬼話，那不是連自己的叔伯和兄弟都要打嗎？所以我老早就想反正……

「但是，反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有一次，我們隊裏有一個不願當亡國奴的弟兄，拖着槍從××跑出來，他剛跑了不到三里路，就被捉回去了。一個日本小隊長發脾氣的審判他：

「你往那裏跑，喂！問小婆嗎？」

他堅定的答覆說：

「不是！」

「當土匪嗎？」

「更不是！」

「那麼，幹什麼呢？」日本小隊長停了一停。說：「啊！一定是投降×路軍。哈哈！」日本小隊長臉現出一副猙獰的面孔，一面咆哮着，一面命令他的兩個走狗：「來！將他捆起，重打軍棍五十。」

這個弟兄真有骨氣，他的腿被打得赤紅了，左腿下半部還流了血，但是他毫不屈服，他大聲喊：

「我是中國人呀！我不願意當亡國奴呀！我的弟弟參加××軍，他堅決打日本，我對不起弟弟呀！我要抗日呀！……」

「可憐，他的話還沒有喊完，他的頭便被日本軍閥的大刀砍下來了，鮮血流滿大地。皇協軍的弟兄們都受感動，我們悶來暗暗的哭了一場！但日本小隊長卻嚴格向我們宣布：

「以後凡開小差者槍斃！凡投降××軍者刀砍！決不寬恕！」

「最可恨的，是皇協軍隊長，他是中國人，但是他一點骨氣也沒有，日本人喊他怎麼辦，他就怎麼辦。真是可恨。比如上面被殺的那個弟兄，就是他派人捉回來的。

「我們這一班共八個弟兄，有兩個弟兄過去曾經與我商議過如何在火線上反正的事情。譬如十八號上午在×××戰鬥時，我們離××軍的陣地僅百餘米遠，當時有一個弟兄對我說：「時候到了，我們趕快反正吧！」我非常高興，正要抬起頭來喊口號，但是往後一看，那個日本小隊長與十幾個日本兵正在我們後面，距我們不到二十米遠，日本小隊長手裏提着一桿盒子槍，還有兩個日本兵架着兩挺機關槍在後面，如果我們一喊口號的話，他們不是馬上就要打死我們嗎？我輕聲的答覆那個弟兄說：「不要慌，等一下，尋找機會。」那時火線打得很緊，槍聲很密，日本小隊長命令我們退後，繼又聽到前面的兩個弟兄說：「槍聲稍微遠離了一點。」過了一點鐘，日本小隊長命令我們擱下來，講起三十數個現在多少×的游擊隊，開走了五里路又遭遇了你們的游擊隊，於是我們便馬上反正了……」

他滔滔不絕的講了兩個鐘頭，我只是聽着，有時也插進一兩句問話。過了幾天，敵工部要他回原來部隊工作去，他起初不願意，他帶着極遺憾的和失望的情緒來對我說：

「難道我不能參加×路軍嗎？」

說完後他難過的哭了，接着我又詳細的向他解釋了一番，他覺悟到原來部隊工作的重要性，他覺悟到在敵偽軍內部工作有更大的意義。×月×日下午，我們終於分別了，我慢慢地送他到村子外邊。

觀搖彩記

流周

昨（三十一）天是民國元月初五日，照例是迎財神的日子，財迷們莫不是食經熏香膳祝，殊不知這彩可是財迷們擠拼在實驗劇院的內外，張紅帝報子，閃眼睛，倒是真的事實。

下午二時，特種有獎儲蓄券第一期公開搖獎就在這裏舉行着。這是抗戰爆發後，第一次彩券搖號的日子。四年前曾經轟動全國的獎券抓癢的心，如今又癢起來了！

二時以前，實驗劇院的大門被人擠塌起來了，記者在人叢中擠了半天，終於擠不進去，於是在大門外作了一次訪問。

我首先發現我身邊有一位小學生手裏拿着一張獎券，我就與他開始了訪問：

記者問：「是不是你媽媽叫你買的」？

他答道：「不是，是我自己買的」。

「你為什麼要買獎券」？我又問。

「我家裏沒有錢給我讀中學，我想得個頭獎，將來可以繼續讀書」。

「如果得不到獎呢」？

他帶着自信的口氣答道：「那末就算我捐了獻，可是也不見得就得不到呵」！

我就好笑了。

「請你看看我還差多少號」？一個老婆婆拿着她的獎券。

「三五四一八，老婆婆，你得了頭獎預備怎樣」？我第二個訪問的對象是她。

「那倒不想，可是，我一吹，紙想一個有飯吃到死，留下點棺材本錢就是了。」她解釋好獎券，把手塞進衣襟裏。隨後又下了眼光，似乎因為什麼恐懼而嚴肅起來了。

「好的，財神若能會保佑你」！我後悔這話將來也許更增加她的痛苦，可是我替一個臨死者打一嗎啡針？也許不算太壞心吧？然而我終於沒有再繼續問她了。我找到另一個對象：

「你發財啊，你中了頭彩預備做什麼？你可以告訴我嗎？」

「嘿嘿，」他很勉強地笑着：「只望得筆本錢，也不算白挨餓了，只是混碗飯吃」。

「如果得了頭獎呢」？我頻追他問答。

「那哩會」。他笑了笑，噓了口氣道：「有錢總有用處，再不能，捐個一千給前方將士，也可以出個風頭啊，哈哈」。

×　×　×

我被招待者指引從旁門走進了會場，水銀燈像閃光火眼瞪死釘着三個閃着淡光的銀球上，發出誘人的光芒。

許多人都說是像賽馬般的一樣，同彩票的執事先生們穿着整齊的黑制服立在銀色的搖彩機前面。袖管上套着緊口的白布袖套，每一個動作都要把手搖得高高，使人明白他們的作法清白，沒有加上一絲主觀的作弄，完全是讓命運之神在擺佈那數萬個財迷。好像在對他們說：萬一你不幸而落選，那末也只有去怨自己的命運去吧。

在財政部次長徐堪的慎重的開場白以後，接着就宣佈開始搖彩了。會計師，僑代表——他們和在座賓客——以及將來的觀衆——以及靜來的那些證人，在那事的邀請之下，查視了一些塗在銀色鉛壁中的號碼，然而由熱心人慎重的，鎖當的傾入三個銀球中，這些銀球的下面，都等着一條細長的長槽，好像小孩玩的滑梯一樣，準備滾搖出來的號碼，滑到長槽下端的玻璃袋中。這樣更使得執行的人不有作弊的可能。

空氣緊張起來了，有些人開始在喘氣。

號碼在轉動的銀球中發出刺搖耳鼓的聲音，球上反射出幾道水銀燈的光彩，當它停止搖的時候，會場上的人影在銀球上印出各種各樣的臉譜，像「哈哈鏡」所看到的差不多，是那樣混雜和變幻，而在轉動起來的時候，反映着的臉譜和燈光，已經變成了一圈火焰團的輪炎，使人迷亂，使人發狂。

「叮鈴鈴……」，號碼頂撥玻璃從中發出清脆的聲音，全場寂靜了，人們的命運已經不容懷疑地被搖定了，現在照例報告者的宣讀最後宣佈：

「一九！一！九！二！二」一個字一個字宣讀地喊着。

「六獎」。另一個報告者喊着。

如此進行了半點鐘，終於一個二獎號碼出來了。

「哦……」全場震動着。

又十幾分鐘，當喊到三〇五七二的時候，另一個高吭的聲音喊道：

「頭！獎！」

像一聲大鍊子打下來一樣，許多人立足不穩了，在一陣大嘈雜之後，看場後面個「啤啦啤啦」的聲音，許多椅子折毀了。大門和旁門口有幾個兵在叱咤的驚象。繼以後，會場上一直沒有斷絕人聲，報彩者的聲音由更高吭而漸漸喑啞了。

我的右邊有一個穿制服的站在凳上的先生，滿腦淋漓的汗。我不敢多看他，他那兩隻瞪大的紅眼球是那樣昂落着他全身的憤怒。

一個紙面傢一去，剩下一些小獎很順地擠擠不清，我想離開，但是我走不出去，人們還緊緊地闖着，他們還不放棄那最後一個最小的希望。

「得一個末一字相同的末獎罷！」有人在我背後喃喃自語。

燈光依然好看，與香檳邊來的人，似乎大多數都被忘了似的。我想起在上海，那是人世間最悲壯的一幕，金子交易所所看見的一樣的圖景，在那個戰爭都不能用理智來區別自己。可是今天的色調比較沒有，也許歡樂內卻巧都沒有來會有如此熱，現裏看到的紙處一連灰色的雲霧。

散台出來，人們紛擾的分去，很少聽到有人談論什麼，因為這是偶然性的，沒有繁元人為的命運的裁判！

如果你還有本錢，不妨下一次再搖一搖運氣看。但請論怎樣，你……

「有獎儲蓄，利己利國」。愛國者欣然樂購之可矣。

更正

本報昨日四版載『鹽務局與蓬新路從』文內末段四段應列當天論文，特設之計特此更正。